



青少年文库

*Qingshaonian
Wenku*

张晓风散文精选

张晓风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青少年文库

张晓风散文精选

张晓风 著

浙江文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晓风散文精选 / 张晓风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1.3(2015.2重印)

(青少年文库)

ISBN 978-7-5339-2768-4

I. ①张… II. ①张…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1669 号

责任编辑 鲍 娴

装帧设计 唐 笛

责任校对 杨爱英

责任印制 朱毅平

张晓风散文精选

张晓风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 197 千字

印张 7.875

插页 3

印数 43001-49000

版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2768-4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前言：写给你，非常年轻的你

演讲完了，学生都散了，我留下来，说：

“让我逛逛校园吧！”

有个老师说要陪我去，这是台北最知名的学府，叫“北一女”，我并不是因为它的盛名才答应来演讲的，我答应是因为它是我的母校。我在这地方读过初一和初二，初三那年则因父亲调职，我只好跟着转学去南部的学校。那时候真是哀伤欲绝啊！

过了半个世纪，我重回这所学校演讲，借机我想看一看昔日的校园。老楼还是老样子，操场也仍然环抱在中间位置。啊，我想起来了，当年入校要做个健康检查，有些项目就是在这操场里做的。除了身高、体重要计量，检查单里还有一项是“握力测验”，检查员拿出个半规形的不锈钢器械，要学生放在掌心里，然后用力握下去，那是我第一次尽力握紧东西，我死命握死命握，感觉自己年轻的正在成长的手部肌肉的力量，那时的感觉真好，我至今未忘。

我记得绕过“敬学堂”后面，远远的，在学校蔽静的小木楼之下，有我心爱的图书馆。每到周末，长龙排到好远，轮到我的时候，

几乎没什么书了,但我依然欢欢喜喜地借,然后,整个周末变得异常珍贵。书可以借一个礼拜,奇怪的是,我竟全然不记得内容写些什么了,唯一记得的反而是一处空间——今天,我之所以答应演讲,其实就是为了重寻那处空间,我当年在校园中躲起来读书的空间。

然而我找它不到了。

我记得它的位置,它在校园尽头,靠近我们邻居“气象局”附近。那个地点,从外面看是看不到的,只见一片小竹林,竹林只有十米乘十米,拨开秀美的翠竹走进去,竟藏了一片小空地。这小空地更小,只有三米乘三米,奇怪的是这块空地上不知什么人放了几块大石头,刚好可以坐下看书。竹子并没有茂密到天光不透的程度,但一打开书来,错觉上却感到扉页皆绿了。

我在“北一女”,表面荣耀,但其实内心并不算快乐,在一个全校几乎人人皆女杰的地方,日子真是不好过的,唯一美丽的记忆便是这片竹林中隐藏的秘密读书基地了。

恰如我所料,一九五二年的竹林如今已不见了,藏在幽篁中的秘境当然也就不翼而飞了,新的建筑物令我迷了路。

时至今日,无论在哪里,我仍在找那一片美丽安静无人来闯的读书胜处,也许是图书馆某角落的一张椅子,也许是家中长廊上的卧榻,也许是火车或飞机上的座位……总之,我渴望阅读,渴望躲起来不被发现的自己,渴望另外稍稍走远一点,去跟一个远方的或古代的陌生作者私下会晤。

很难形容生命中这种美好的经验,年轻的孩子啊,你愿意去找一个好地方并且开始享受阅读吗?

张晓风

二〇一一年二月

目录

只因为年轻啊	1
一句好话	11
林中杂想	16
星约	22
触目	31
你要做什么	35
眼神四则	44
动情二章	51
山的春、秋记事	56
人体中的繁星和穹苍	65
从你美丽的流域	69
摇动过,但依然是我的土地	74
受降者	77
你不能要求简单的答案	80
我有一个梦	88

“你的侧影好美！”	95
你真好,你就像我少年伊辰	97
女人和她的指甲刀	99
回首风烟	102
我捡到了一个小孩!	106
鼻子底下就是路	108
偶成	111
“可以!”	115
奖金六元	117
一山昙华	120
自作主张的水仙花	122
生命,以什么单位计量	125
黄金葛和它的罐子	127
东邻的竹和西邻的壁	129
一则关于朝颜的传说	132
那一锅肉	134
被忧伤的眼神凝视过的丝茧	137
唐代最幼小的女诗人	140
我想走进那则笑话里去	143
六桥	147

正在发生	150
回头觉	152
瓶身与瓶盖	154
巷口的炒面	156
我有一根祈雨棍	158
鸟巢蕨,什么时候该丢?	160
一碟辣酱	162
一双小鞋	164
一只玉羊	166
一番	168
“黄梅占”和稼轩词	170
这些石头,不要钱	172
盒子	174
盘	176
“就是茶”	178
花盆的身世	180
牵绊	182
洗杯	184
具	186
有个叫“时间”的家伙走过	188

七个数字,也可以如泰山压顶	190
题库中的陆游	191
晚安,克劳斯先生	193
四只手弹的钢琴	195
炎凉	197
一只公鸡和一张席子	199
没有一个长得像小魔鬼	201
买橘子的两种方法	203
除了卡雷拉斯,你也得听听喷嚏	205
那人在看画	207
口香糖、梨、便当	209
无忌	211
“倒好嬉子!”	213
肉体有千万种受难的形态	215
等你四十五分钟	217
易朽	219
受苦者的肢体	221
顾二娘和欧基芙	223
秋光的涨幅	225
当下	227

大师·树林·鸟蛋	230
岁月·飞鸟·钱夹	232
不朽的失眠	235
误入桃源	238
闻歌	241



只因为年轻啊

一 爱·恨

小说课上，正讲着小说，我停下来发问：

“爱的反面是什么？”

“恨！”

大约因为对答案很有把握，他们回答得很快而且大声，神情明亮愉悦，此刻如果教室外面走过一个不懂中国话的老外，随他猜一百次也猜不出他们唱歌般快乐的声音竟在说一个“恨”字。

我环顾教室，心里浩叹，只因为年轻啊，只因为年轻啊，我放下书，说：

“这样说吧，譬如说你现在正谈恋爱，然后呢？就分手了，过了五十年，你七十岁了，有一天，黄昏散步，冤家路窄，你们又碰到一起了，这时候，对方定定地看着你说：

“×××，我恨你！”

“如果情节是这样的，那么，你应该庆幸，居然被别人痛恨了半个世纪，恨也是一种很容易疲倦的情感，要有人恨你五十年也不简单，

怕就怕在当时你走过去说：

“‘×××，还认得我吗？’

“对方愣愣地呆望着你说：

“‘啊，有点面熟，你贵姓？’”

全班学生都笑起来，大概想象中那场面太滑稽、太尴尬吧？

“所以说，爱的反面不是恨，是漠然。”

笑罢的学生能听得进结论吗？——只因为太年轻啊，爱和恨是那么容易说得清楚的一个字吗？

二 受创

来采访的学生在客厅沙发上坐成一排，其中一个发问道：

“读你的作品，发现你的情感很细致，并且总是在关怀，但是关怀就容易受伤，对不对？那怎么办呢？”

我看了她一眼，多年轻的额，多年轻的颊啊，有些问题，如果要问，就该去问岁月，问我，我能回答什么呢？但她的明眸定定地望着我，我忽然笑了起来，以几乎有点促狭的口气说：

“受伤，这种事是有的——但是你要保持一个完完整整不受伤的自己做什么用呢？你非要把你自己保卫得好好的不可吗？”

她惊讶地望着我，一时也答不上话。

人生世上，一颗心从擦伤、灼伤、冻伤、撞伤、压伤、扭伤，乃至到内伤，哪能一点伤害都不受呢？如果关怀和爱就必须包括受伤，那么就不要完整，只要撕裂，基督不同于世人的，岂不正在那双钉痕宛在的受伤手掌吗？

小女孩啊，只因年轻，只因一身光灿晶润的肌肤太完整，你就舍不得碰撞就害怕受创吗？

三 经济学的旁听生

“什么是经济学呢？”他站在台上，金丝边眼镜，灰西装，声音平静，典型的中年学者。

台下坐的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而我，是置身在这二百人大教室里偷偷旁听的一个。

从一开学我就昂奋起来，因为在课表上看见要开一门“社会科学概论”的课程，包括四位教授来设“政治”、“法律”、“经济”、“人类学”四个讲座。想起可以重新做学生，去听一门门对我而言崭新的知识，那份喜悦真是掩不住藏不严，一个人坐在研究室里都忍不住要轻轻笑起来。

“经济学就是把‘有限资源’做‘最适当的安排’，以得到‘最好的效果’。”

台下的学生沙沙地记着笔记。

“经济学为什么发生呢？因为资源‘稀少’，不单物质‘稀少’，时间也‘稀少’——而‘稀少’又是为什么？因为，相对于‘欲望’，一切就显得‘稀少’了……”

原来是想在四门课里跳过经济学不听的，因为觉得讨论物质的东西大概无甚可观，没想到一走进教室来竟听到这一番解释。

“你以为什么是经济学呢？一个学生要考试，时间不够了，书该怎么念，这就叫经济学啊！”

我愣在那里反复想着他那句“为什么有经济学——因为稀少——为什么稀少，因为欲望”而麻颤惊动，如同山间顽崖愚壁偶闻大师说法，不免震动到石骨土髓咯咯作响的程度。原来整场生命也可作经济学来看，生命也是如此短小稀少啊！而人的不幸却在于那颗永远渴切不止的有所索求、有所跃动、有所未足的心，为什么是这样的

呢？为什么竟是这样的呢？我痴坐着，任泪下如麻不敢去动它，不敢让身旁年轻的助教看到，不敢让大一年轻的孩子看到。奇怪，为什么他们都不流泪呢？只因为年轻吗？只因年轻就看不出生命如果像戏，也只能像一场短短的独幕剧吗？“朝如青丝暮成雪”，乍起乍落的一朝一暮间又何尝真有少年与壮年之分？“急罚盏，夜阑灯灭”，匆匆如赴一场喧哗夜宴的人生，又岂有早到晚到早走晚走的分别？然而他们不悲伤，他们在低头记笔记。听经济学听到哭起来，这话如果是别人讲给我听的，我大概会大笑，笑人家的滥情，可是……

“所以，”经济学教授又说话了，“有位文学家卡莱亚这样形容：经济学是门‘忧郁的科学’……”

我疑惑起来，这教授到底是因有心而前来说法的长者，还是以无心来度脱的异人？至于满堂的学生正襟危坐是因岁月尚早，早如揭衣初涉水的浅溪，所以才凝然无动吗？为什么五月山栀子的香馥里，独自旁听经济学的我为这被一语道破的短促而多欲的一生而又惊又痛泪如雨下呢？

四 如果作者是花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诗选的课上，我把句子写在黑板上，问学生：

“这句话写得好不好？”

“好！”

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像真心的，大概在强说愁的年龄，很容易被这样工整、俏皮而又怅惘的句子所感动吧？

“这是诗句，写得比较文雅，其实有一首新疆民谣，意思也跟它差

不多，却比较通俗，你们知道那歌词是怎么说的？”

他们反应灵敏，立刻争先恐后地叫出来：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
花儿谢了明年还是同样地开。
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那性格活泼的干脆就唱起来了。

“这两种句子从感性上来说，都是好句子，但从逻辑上来看，却有不合理的地方——当然，文学表现不一定要合逻辑，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看得出问题在哪里。”

他们面面相觑，又认真地反复念诵句子，却没有一个人答得上来。我等着他们，等满堂红润而聪明的脸，却终于放弃了，只因太年轻啊，有些悲凉是不容易觉察的。

“你知道为什么说‘花相似’吗？是因为陌生。因为我们不懂花，正好像一百年前，我们在中国是很少看到外国人，所以在我们看起来，他们全是一个样子，而现在呢，我们看多了，才知道洋人和洋人大有差别，就算都是美国人，有的人也有本领一眼看出住纽约、旧金山和南方小城之人的不同。我们看去年的花和今年的花一样，是因为我们不是花，不曾去认识花、体察花。如果我们不是人，而是花，我们会说：

“看啊，校园里每一年都有全新的新鲜人的面孔，可是我们花却一年老似一年了。”

“同样的，新疆歌谣里的小鸟虽一去不回，太阳和花其实也是一去不回的，太阳有知，太阳也要说：

“我们今天早晨升起来的时候，已经比昨天疲软苍老了，奇怪，

人类却一代一代永远有年轻的面孔……’

“我们是人，所以感觉到人事的沧桑变化。其实，人世间何物没有生老病死，只因我们是人，说起话来就只能看到人的痛。你们猜，那句诗的作者如果是花，花会怎么写呢？”

“年年岁岁人相似，岁岁年年花不同。”他们齐声回答。

他们其实并不笨，不，他们甚至可以说很聪明，可是，刚才他们为什么全不懂呢？只因为年轻，只因为对宇宙间生命共有的枯荣代谢的悲伤有所不知啊！

五 高倍数显微镜

他是一位生物系的老教授^①，外国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退休了。

“小时候，父亲是医生，他看病，我就站在他旁边，他说：‘孩子，你过来，这是哪一块骨头？’我就立刻说出名字来……”

我喜欢听老年人说自己幼小时侯的事，人到老年还不能忘的记忆，大约有点像太湖底下捞起的石头，是洗净尘泥后的硬瘦剔透，上面附着一生岁月所冲积洗刷出的浪痕。

这人大概注定要当生物学家的。

“少年时候，喜欢看显微镜，因为那里面有一片神奇隐秘的世界，但是看到最细微的地方就看不清楚了，心里不免想，赶快做出高倍数的新式显微镜吧，让我看得更清楚，让我对细枝末节了解得更透彻，

^① 此教授名叫棣慕华(1903—1989)，原籍美国，成长于江苏六合，后半生住台湾，是一位基督教贵格会的牧师，也身兼台大教授。对台湾高山蕨类颇有研究，有些台湾高山植物以他的名字命名。

这样,我就会对生命的原质明白得更多,我的疑难就会消失……”

“后来呢?”

“后来,果然显微镜愈做愈好,我们能看清楚的东西愈来愈多,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我并没有成为我自己所预期的‘更明白生命真相的人’,糟糕的是比以前更不明白了,以前的显微镜倍数不够,有些东西根本没发现,所以不知道那里隐藏了另一段秘密,但现在,我看得愈细,知道得愈多,愈不明白了,原来在奥秘的后面还连着另一串奥秘……”

我看着他清癯渐消的颊和清灼明亮的眼睛,知道他是终于“认了”,半世纪以前,那意气风发的少年以为只要一架高倍数的显微镜,生命的秘密便迎刃而解,什么使他敢生出那番狂想呢?只因为年轻吧?只因为年轻吧?而退休后,在校园的行道树下看花开花谢的他终于低眉而笑,以近乎撒赖的口气说:

“没有办法啊,高倍数的显微镜也没有办法啊,在你想尽办法以为可以看到更多东西的时候,生命总还留下一段奥秘,是你想不通猜不透的……”

六 浪掷

开学的时候,我要他们把自己形容一下,因为我是他们的导师,想多知道他们一点。

大一的孩子,新从成功岭下来,从某一点上看来,也只像高四罢了,他们倒是很合作,一个一个把自己尽其所能地描述了一番。

等他们说完了,我忽然觉得惊讶不可置信,他们中间照我来看分成两类,有一类说“我从前爱玩,不太用功,从现在起,我想要好好读